



访谈

用文字在故土城市这口深井里打捞

本报记者 张 瑜

如果你没去过大连乃至东北,你可以去素素的书里看看,每一处街景、每一个广场、每一座建筑在她的笔下都被赋予了独特又鲜活的生命。素素说,自己用文字在故土和城市的深井里打捞十几年,虽然生活在大连,但一直以外来者的眼神,旁观着自己身处的故土,这是她对它爱的一种方式。

把故土和城市当成一口深井

记者:您的作品大部分以自己生活的城市变迁为关注点,究竟是怎样的创作冲动让您选择聚焦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和这片土地?仅仅是因为这里是您的家乡和您在这里生活了几十载?

素素:乡土和城市,是我最近十几年来的写作母题。选择这个维度,的确与地缘有关。1996年,当我一个人向东北深处走去的时候,不断地回过头看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就生出了一种冲动,或者说有了一个念想,写完了我心目中的东北,回头好好写写我所在的大连。因为大连虽在东北,但大连有它独特的东西。所以,在《独语东北》后,我把故土和城市当成一口深井,用文字打捞了十几年,写出了《流光碎影》和《旅顺口往事》两本地方志性质的书。

记者:您十分善于把一个乡村或城市的历史故事与文

化记忆以一种轻松易懂又不失严谨庄重的方式呈现出来,您为什么如此爱好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探寻城市故事?

素素:军事和历史是很“男性”化的。我在写作中喜欢从历史角度探寻城市故事确与我历史感兴趣有关。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借给我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从此我就对历史有了兴趣。1977年参加高考,我的第二志愿报了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因为当时自己不知深浅地觉得读完《中国通史》,中国历史知识可以不用再学了。也正因为如此,在创作转向的时候,我选择了历史文化散文。

对于城市故事的写作,也可以说是一方水土把我引向了一方历史。如果说地理是皮,历史就是毛,后者其实是我更想写的东西,因为附着在这张皮上的毛太厚重了,我想以自己的方式把它们梳理一番。

想生活在这里的人记住并尊重城市的历史

记者:《深蓝之城》和《模仿的大连》这两篇散文都是写大连的,作为大连本地作家,感觉您让大连的海港、广场、建筑群、街道、服装等历史“鲜活”地向世人走来。您为何要从这些方面展现大连?为何要强调这座城市的模仿特点?

素素:大连的城市基石不是中国式的青砖,而是欧式的大理石。《深蓝之城》中的“深蓝”,指的是原本的文化底色,即大连的城市基因是海洋文化,而非农耕文化;《模仿的大连》中的“模仿”,指的是在城市底片上的叠加,过去的城市不是大连人的原创或主创,现在的建设有许多是对外来文化的学习或复制。因为大连城市的基底已经斑驳影绰,我在写它的时候只能作碎片式、符号化的拼接,尽量复原城市记忆的封面和扉页,让生活在这里的人知道它的城市历史为什么短,为什么叫“近代城市”。

在大连,随着殖民者的退出,可见的外来文化遗存只剩下搬不走的建筑。就城市建筑而言,第一个层次是正宗的欧式,是俄国人建的;第二个层次是二手的欧式,是日本人照着

欧式的样子建的;第三个层次是现代国际式,也是日本人追学包豪斯风格建的。我说的“模仿”,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由大连人自己建的建筑,我把它们称为第四个层次,即年代感极强的流行式。

模仿毕竟不是原创,所以我一直认为大连不是个时尚的城市,而是个时髦的城市,尽管后来喊出的广告语叫“浪漫之都,时尚大连”,但也难掩那些显而易见的苍白。我虽然生活在大连,但是我一直在以旁观者的眼神看它,旁观即客观,这是我爱它的方式。

记者:您写作生涯中耗时最长的一本书是《流光碎影》,写了6年?

素素:《流光碎影》写的是大连往事。我在大连已经生活了将近30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总是以一个过客的身份,一种外来者的眼神,旁观着我身处的这个城市,并与它保持着一种陌生和距离。

我在写《独语东北》的时候开始有了创作《流光碎影》的计划。2001年,我首先是在《大连日报》开了个“访问乡土”专栏,写了9篇古代史部分的大连故事,它后来成了这本书的第

一辑——《从山洞开始》。在我正要写大连故事近代史部分的时候,大连市老建筑保护领导小组要为101座已列入保护名单的历史建筑做部电视系列片,让我做总撰稿人,我二话不说就接了。

2003年春夏之间,我有许多天坐在大连市档案馆的大楼里查资料、找照片,有许多天穿行在城市的老街旧巷里看别墅洋楼。我第一次这么耐心、这么切近地来抚摸和端详着陌生而又熟悉的它。当历史建筑电视系列片拍完,《流光碎影》这本书也出来了。它算不上我的成长性作品,但我想给这座城市写一本书的愿望达成了。

流光是岁月,碎影是建筑。可以说,这部电视系列片和这本书是在大连历史建筑保护方面较早发声的作品,并出现了热度至今不减的出版潮。我写这本书的初心很简单,首先是想让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有一点儿话语权,其次是想让生活在这里的人记住并尊重城市的历史。

引用过高尔基的话,“一本好书,无疑就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您能给读者朋友说说您的读书习惯和对读书的思考吗?

素素:我的阅读有两种,一种是走着阅读,今年会出一本书,书名就叫《走着读书》,与我的行走和视野半径有关;另一种是坐着阅读,那就是坐在书斋里静静地阅读或深阅读。对于写作者,没有阅读就没有写作,这些人的阅读不需要督促,每天都是读书节。通过举办读书节来号召和倡导全民阅读,对象是指大众或非写作者,目的是提升国民的生命素质和生活品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举办了若干年的读书节,其实还肩负着文化启蒙的重任。

记者:在您的散文《读书》中曾

画家乃至外交家写的旅欧文字。为了不重复别人,我决定把欧洲打碎了,以管窥的方式,从一个个细节见整体。

《欧洲细节》这本书写于2002年,最早是在报纸上开了一个专栏,结集出版于2004年,与《流光碎影》几乎同时写作。在书里,我大多写的是建筑细节,因为这样的细节在大连曾经比比皆是,如今却渐渐稀少,以至于识别性极强的和风欧式的大连,变得面目模糊或面目全非。建筑既是一个城市的基因,也是一部城市的编年史。当年在《大连日报》上开专栏是想提醒这个城市的主政者手下留情,不要随意修改城市记忆。

记者:在您的散文《读书》中曾

“写东北”在创作上也算一种突围

记者:《独语东北》中的大部分都以东北的一些重要文化遗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为叙述主体。是什么样的事件或机缘促使您把作品关注的视角聚焦到东北地区?

素素:对于我的作品,目前已经出版的十几本书只是一个量的概念,以内容论只有3本,1本乡村,1本女人,1本历史。看似风马牛,却是我在写作中成长的“胎记”。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是《自己与自己告别》,发表于1996年的《辽宁日报》。我之所以要离开“写女人”去“写东北”,是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小女人散文”正处于一片恶评之中,有位批评家指名把我也打入此类。我并不反感这种批评,反而觉得是一种善意提醒,于是决定向

纠缠了我很久的女人话题挥手再见。当时,我看见许多作家去了中国的西部,包括许多东北作家也往西部去,再去就成为后来者,所以我决定做个逆行者,选择了东北。

我在东北大地上行走的时候,我的老同学高满堂也在这里体验生活,后来写了一部电视剧叫《突围》。我离开“写女人”开始“写东北”,在创作上也算一种突围。

记者:《欧洲细节》是一部描写国外建筑和人文历史的作品,您为何在写过本土城市之后放眼外国?

素素:在大连的城市风格里,有欧洲文化的基因。当我将有一次时间较长的欧洲之旅时,就提前做了案头准备,用一个多月时间,集中读了许多中国作家、翻译家、

关羽张飞改字

张永涛

《三国志》卷三十六“关张马黄赵传”记载,“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看来云长是后改的字。同卷还记载张飞的字是益德,但成书于东晋的《华阳国志》作翼德,罗贯中《三国演义》取后者。《华阳国志》成书略后于《三国志》,作者陈寿、常璩又都是蜀人,这说明翼德益德在当时应是通行的。

古人出生命名,供父母长辈称呼及自称,成年取字,供他人称呼,所谓“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同事朋友之间应互相称字,称名是不礼貌的。名和字大致有三种联系。一是两者为可以互训的同义近义词,如孙权字仲谋,诸葛亮字孔明、黄盖字公覆、张辽字文远,其名字连续就是取谋、明亮、覆盖、辽远这类双音节词;再如周瑜字公瑾,诸葛亮字子瑜,则是此名彼之字,彼名此之字均是美玉了;二是两者意义相反,如韩愈字退之、乐进字文谦,都是精进

与谦逊的对比;又如吕蒙字子明、朱熹字元晦,则是晦暗与光明的互见;三是名和字有引申联想的关系,苏轼字子瞻,瞻是古时车体前端的横木,人站在车内时借此凭扶扶持,《左传》有言,“君凭轼而观之”,意思就是扶着横木往前看,而观就是瞻,这都是看的意思;白居易字乐天,居易源于《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居易就是居于平易而无危险的境地安待天命,而这正是乐天知命的态度。

据此再来看张关的名和字。关羽,本字长生,张飞,本字益德,好像名与字都没有联系,但一改,云与羽,“万古云霄一羽毛”,翼与飞,“一笑正坠双飞翼”,这就有了关系了。张关二人出身低微,命名取字不符合士大夫阶层的规则,应是合理的推测。地位跃升之后改字,不仅符合了规则,而且关之名与张之字合为羽翼,关之

字与张之名合为云飞,这暗示二人是主公刘备的羽翼,辅佐真龙飞腾于长云之上。

这种巧合使我们猜测二人改字背后或有刘备的意图。刘备从年轻就“其志不在小”,常常暗地里与远祖汉高祖刘邦相比,《史记》载,刘邦见到秦始皇时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刘备看到自家旁边亭亭如丰盖的大树,也说“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刘邦为人“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刘备则“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结交豪侠,年少争附之”。

刘备戎马半生,子嗣上比较晚,长子刘禅出生时,刘备已经47岁,所以之前收养过一个义子,就是刘封。刘封,本名寇封,或许收养时对于这个义子的名字刘备不一定在意,但从刘禅的起名就看出刘备的心思了。义子与长子的名连起来,就是“封禅”,所以刘禅的禅,是封禅的禅,而不

是禅宗的禅。封禅都什么人能干呀,刘备之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和光武帝做过,之后也不过加上唐高宗、唐玄宗和宋真宗而已。

想成就封禅大业需要羽翼,既然儿子的名字可以这样起,那臣子的名字当然也可以这样改。所以,关张改字由刘备主导极有可能。不仅关张,蜀汉五虎将中,黄忠、赵云的名字也有一定象征意义。赵云,字子龙,“云从龙、风从虎”,正是从龙之臣。黄忠,字汉升,更要联系刘备匡扶汉室的毕生事业来解读,忠诚于主公的事业,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汉室再造、国运升腾。

刘备去世后,谥号定为“昭烈”,按照《谥法》的解释,昭近于光,烈近于武,这是与再造汉室建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相比。能与刘秀相提并论,说明刘备的志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实现了。

找到重新调整历史进程的杠杆

王云峰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这场疫情凸显信任与合作才是全球善治的基石,更使得改进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全球治理能力这一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在此背景下,阅读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阿塔利所著的《未来十五年:绝境逢生的未来世界》一书,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可能面临的危机,更有助于当下的决策与判断。

未来危机重重?

在雅克·阿塔利看来,不能想当然地认定,人类的明天会更好,今日世界的狂潮产生的诸多不幸,让未来的世界充满威胁。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

越严重,从长远看,它将阻碍经济增长,使融资变得更加困难;在不到30年时间内,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了一倍,由于暴力冲突,全世界有近5000万儿童被迫移民;全球气候变暖加快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导致水文灾害频发,超过1.5亿人搬离了原来的住所,还导致全球食物产量减少;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人数的增长都出现了减缓……

雅克·阿塔利还特别提到了全球医疗体系的失败。由于全球医疗体系很难获得资助,给贫困人口提供的救助也越来越少,各类传染病并不能被有效控制,新的健康危机不断出现。此外,在全球范围内,教育失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许多教师的权威受到挑战,许多学生在毕业后仍未获得必要的能力来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

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

伏的世界,诸多隐患可能会毁掉人类得来不易的发展成果。总之,如果人类不及时给予干预,这个世界里,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但这个社会中依然存在某些不变的事物,即那些每个人应该珍视的价值观,它们应高于一切事物。这些价值观是每个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坚守的信念,也可以是一种行为准则,它规范个体的活动和人类的行为方式,有时也会成为某个家族式的行为准则。这种价值观会为每个人营造一个心理舒适区,在这个舒适区内,我们会觉得轻松自在,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们永远不会有违背自我意志的感觉。

倡导利他主义精神

雅克·阿塔利对人类未来的解析,颠覆了今天许多人对全球发展的认知。不过,雅克·阿塔利并非一味悲观,他在书中也明确指出,在危机与转机间,人类仍可以做出选择,找到调整历史进程的杠杆,绝境逢生。

雅克·阿塔利认为,今天,人类依然需要牺牲精神。如果我们没有做好牺牲自己利益的准备,没有考虑后代的利益,只是一味强调个人利益,彰显自己的贪婪和野望,那么想要解决目前威胁人类生存的这些问题将如同痴人说梦。

从自己做起,“只有过高尚的生活才能拯救世界”,面对危机,

雅克·阿塔利发出这样的呼吁。从自己做起,首先要找到自己不变的特质。在这个多元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但这个社会中依然存在某些不变的事物,即那些每个人应该珍视的价值观,它们应高于一切事物。这些价值观是每个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坚守的信念,也可以是一种行为准则,它规范个体的活动和人类的行为方式,有时也会成为某个家族式的行为准则。这种价值观会为每个人营造一个心理舒适区,在这个舒适区内,我们会觉得轻松自在,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们永远不会有违背自我意志的感觉。

为避免人类世界走向穷途末路,人类需要转变,这一转变的现实必须依靠践行利他主义,而非其他强加于人的方式,尤其当我们对后代也秉持这种利他主义精神时,也是在为自己谋福利。雅克·阿塔利坚信,只有践行利他主

义,世界才有可能脱离被利益驱使的命运。他建议,世界各国在教育大纲和法律条文中倡导利他主义精神,要求人们学会宽容与正直;联合国组建一个新议会,汇集来自全球各地30岁以下的年轻人,听取他们对影响后代福祉的国际决策的看法,这样一个组织将有权要求安理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享有协商的特权;组建一个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庭,推行国际协议及多种法案,以人道主义为准则,明确当代人肩负的使命;在全球范围内,制定统一的土地财产保护制度;设立一个全球积极经济基金会,促进利他主义的发展,鼓励人们积极加入造福后代的活动中……这些建议看起来像乌托邦,有些不切实际。然而,现在已经到了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关头,只有全人类联合起来,世界才有希望,这就如同在载着全人类的飞机上建造一个驾驶舱,是自救的唯一方法。



书单

能思考就是件乐事

因为习惯翻看文史哲方面的书,科幻历来是盲区,宅家太久,竟也读进去了科幻,其中,就有特德·姜的《呼吸》。这本书,一共9个故事,拿到手两天我就看完了,因为短。

196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特德·姜,毕业于布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他的作品不多,自1990年发表《巴比伦塔》至今,30年里,特德·姜总共发表的作品只有17篇,且都是短篇或中篇。

少归少,17篇小说却让特德·姜捧回了包括雨果奖、星云奖、斯特金奖、坎贝尔奖在内的所有科幻大奖的奖杯。

总体来说,特德·姜是用科幻讲寓言的好手。《呼吸》中,在小说主人公看似唠唠叨叨的讲述中,宇宙的本质被一一呈现,宇宙的发端,终了就此化为一成不变的呼吸,短促的生命在那悠长的呼气中,走向无可避免的尽头。9个故事有着显而易见的哲学深度,它们关乎选择与犹疑,关乎爱,关乎与自己的和解和对他人的宽恕。

在《呼吸》的末尾,一名机械人解剖学家带着强烈的好奇剖开自己的大脑,发现驱动机械人的,不是空气,而是气压差,空气从稠密的地方流向稀薄的地方。我们通过呼吸影响气压差,从而加快了末日的进程。

而特德·姜却说,我所有的欲望和沉思,都是这个宇宙缓缓呼出的气流。得以存在便是一个奇迹,能够思考就是一件乐事。

而世界并非注定走向被技术诅咒的道路,人类道德的力量依然存在且有意义,这才是我们在特德·姜预留的阐释空隙里,窥见的光亮。 丁春凌



《呼吸》

意义、未来、生命……这是《呼吸》围绕的主题。特德·姜习惯创造一个自然运行法则和符号系统被改变了的异世界,以科幻的形式探讨严肃主题。小说中呈现出的思考能力和人生局面,并不依赖离奇情节和科幻奇观营造戏剧张力,而是靠内省,看看人在设定的环境中会发生什么,然后,选择出现了,选择让生命产生意义,让你成为你。



《中国哲学十五讲》

本书是杨立华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阶段性总结,它不是通史意义上的哲学史写作,而是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古代哲学家的哲学体系进行阐释,力求揭示每位哲学家关注的根本问题,呈现其思想脉络和结构。杨教授的哲学写作深入浅出、清晰明快、有现代感,受到许多喜欢中国哲学读者的追捧。



《我们都是书的囚徒》

在书中,作者思郁一口气讲了50余个有关书和阅读的故事——关于作家、书店、出版、书中书,构成一部小巧又集中的书话集。这也是一部爱书成瘾的人的自白,抽丝剥茧中,我们能发现书和阅读塑造的自己,被书改变的命运,而我们甘愿成为书的囚徒。这也是思郁阅读旅程的一个总结。我们为什么读经典,怎么聊书背后的故事,从书的阅读而拓展出的人生,看完本书,相信你也会有自己的答案。